

疯子丛书

昵称。是溺爱、嗔怪，也是亲密无间，隐含无限期待与热爱。

麻烦的青春
快乐的成长

● 风靡德国的时尚青春读物
● 销量突破150万册

● 荣获德国多项全国文学大奖

● 德国各大书店长期在显著位置特辟展示橱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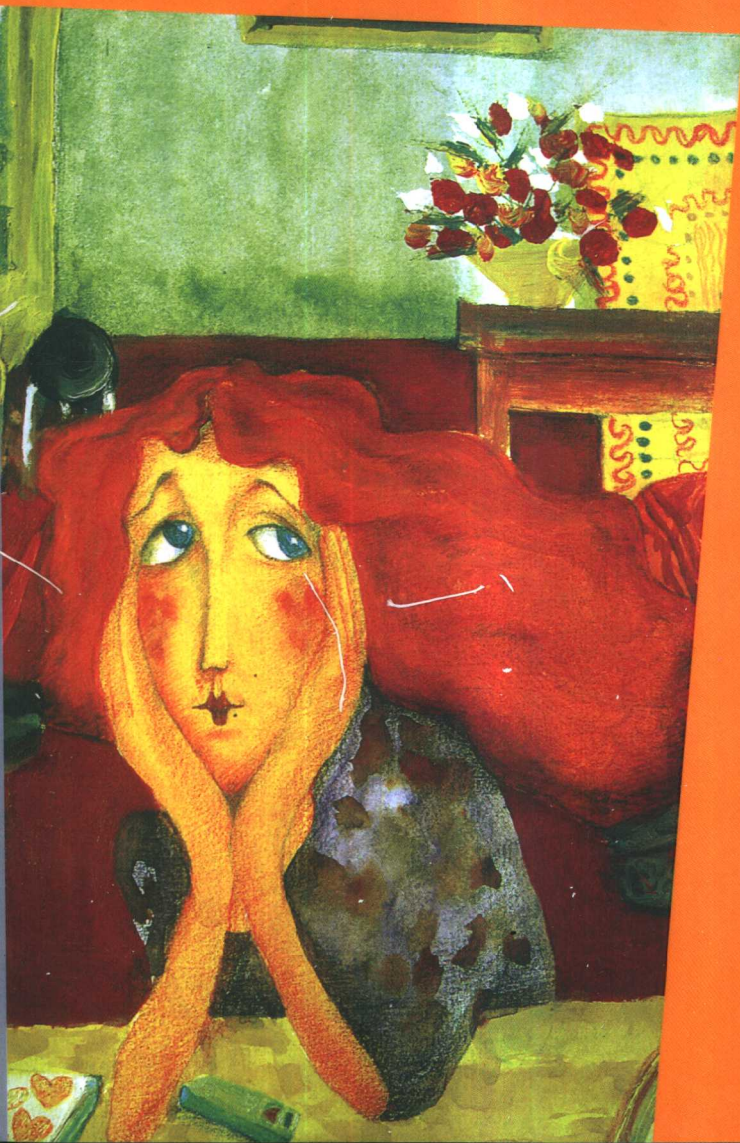
手机之恋

[德] 碧扬卡·敏特·柯尼西 著

刘悦 译



接力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疯丫头丛书

手机之恋

SHOUJI ZHI LIAN

[德] 碧扬卡·敏特·柯尼西 著

刘 悦 译



接力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桂图登字：20-2002-109

Bianka Minte-König, HANDY-LIEBE © 2000 by K.Thienemanns Verlag.
Stuttgart - Wien.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手机之恋/ (德) 碧扬卡·敏特·柯尼西著; 刘悦译. —南宁: 接力出版社, 2003.1

(疯丫头丛书)

ISBN 7-80679-091-8

I.手… II.①碧…②刘… III.长篇小说—德国—当代 IV.I51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91963 号

责任编辑: 余 人 陈 邈 封面设计: 中央美院版画系综合材料工作室

责任校对: 唐 艳 责任监印: 梁任岭

出版人: 李元君

出版发行: 接力出版社

社址: 广西南宁市园湖南路 9 号 邮编: 530022

电话: 0771-5863339 (发行部) 5866644 (总编室)

传真: 0771-5863291 (发行部) 5850435 (办公室)

E-mail: jielipub@public.nn.gx.cn

经销: 新华书店

常年法律顾问: 天驰律师事务所

印制: 北京中铁建印刷厂

开本: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印张: 7.75 字数: 122 千字

版次: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 001—12 000 册

定价: 14.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质量服务承诺: 如发现缺页、错页、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 可直接向本社调换

服务热线: 0771-5864694 5863291

目 录

- 第一章 汉娜得到了一个手机 / 1
- 第二章 神秘青春派对 / 29
- 第三章 匿名电话 / 61
- 第四章 短信息 / 94
- 第五章 离奇古怪的星期一 / 127
- 第六章 飞奔的小羚羊 / 152
- 第七章 蛛丝马迹 / 179
- 第八章 雪上华尔兹 / 207

第一章 汉娜得到了一个手机

“无法无天！简直无法无天，这帮家伙！看见这些色迷迷的家伙真叫我浑身直起鸡皮疙瘩！”

说这话时，我的情绪相当激动。我飞快地把听筒换到了左手，好让自己在两句话的间隙中能飞快地嘬上一口冷饮。电话的那头是我最好的朋友米拉。我们正在说的嘛，哼，还能是别的什么呢，不过是我们班里的那些男生罢了。“今天的中学还能给我们带来什么”之类的话题总能让我们滔滔不绝地讲上半天，实际上不过是一些针对我们生活中出现的疯狂事情的故作深沉的闲聊。

“我已经不再了解这个世界了。”我夸张地叹着气。不过说实话，用这种腔调还远不能形容我们升入八年级后开始忍受的地狱生活。男生们像是在暑假

里除了躺在南部的温暖阳光下，大喝含有大量荷尔蒙的鸡尾酒外，什么也没有干，现在他们随时都会对眼睛所能捕捉到的每一种雌性动物做出完全变态的举动。

“滥情的东西。”米拉说，“看见这些家伙，我的荷尔蒙分泌会马上失调。”

“可似乎他们瞄准的都是同一个目标？”我想起了那个还够不着我肩膀的基维，居然也在几天前像只咕咕叫的雄鸽那样围在云妮莎的身边发起情来。这小子还长着一副刚断奶的模样呢。

“它实际上就是一种流感病菌——使人无一幸免！”

就是这个词儿了！对这些毛头小子们只能用流行病来形容。无论如何他们的行为都是病态的。

从这个暑假开始，他们不再像以前一样在校园里踢着可乐罐儿，而是三三两两地来回转悠，目不转睛地盯着每一个在面前走过的女孩，用叫人恶心的话在她们后面大声叫嚷。而像我这样留着短短的红发，和像我两个最好的朋友那样有着金色长发的女孩似乎特别能让这些家伙的荷尔蒙分泌沸腾起来。

“米拉，要是这帮家伙不马上恢复正常的话，我可真要崩溃了。”我叹道。想想看，每次课间休息时都

要在这群如狼似虎的家伙巴望得到什么身体上的接触的目光中,挤过被他们围得水泄不通的过道入口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

米拉的声音还是那么酷:“好了,根据我对我哥的观察,这种状况还会持续很长的一段时间。”她的话顿时使我对目前状况自己好转的希望渺茫起来,“他们现在的行为将持续到十一年级,直到他们最终找到一个女朋友为止。在此之前他们将一直像一只发情的狒狒那样让人作呕!”

我扑哧一声笑了出来。米拉说的倒也是实话。事实上,我哥哥就是一个活生生的绝佳例子。自从他和卡门在一起以后,他身上的那些青春期的臭毛病就明显地不见踪影了,这对我们的家庭生活可真是件大好事。比方说,他不再整天整夜地黏在电话机旁,使我总算可以不用先对他咆哮一顿就能用上电话了。

“嗯,”我总结了一下米拉和我的经验,下结论说,“也许这就说明,如果我们想得到真正的安宁,就得帮这些家伙找到女朋友!”

“没错,就是这样!”米拉在那头嘻嘻哈哈的笑声听起来有那么一点嬉闹的感觉。

“不过这听起来就像一个自杀指令,”我插话说,





“任何一个女孩要是和这些家伙交往，肯定会对生活失去希望的。他们只会没完没了地在意自己的荷尔蒙分泌，这些人缺少对一种恋爱关系而言所必需的敏感神经。”

米拉的笑声戛然而止，显然她是被我这些辛辣到位的分析打动了，她叹了口气：“我承认，那只是一个美好的设想，实际上根本就行不通。”同时她也没有忘记奉承我一句，“至于你的这些分析嘛……简直棒极啦！汉娜，你真应该去做一个恋爱咨询专家！”

现在轮到我笑出声来了：“恋爱咨询专家？”

“没错，你在学校里树一个牌子，就叫‘情侣关系分析以及恋爱咨询服务’，肯定会应者云集。”

“你指的是弄一个圆屋顶的小店吗？”

“拜托，不要说得这么俗气。”

我笑得喘不过气来，脑海中全是那个搞笑的画面。

“一个速配中心！这可是个绝世大点子！我们在牌子上写着：速配，以及……嗯……相关细节咨询。卡蒂是肯定少不了的，你先做一个情侣咨询，题目就叫‘哪种类型最适合我’，然后卡蒂献上她的独门秘技——‘情侣关系占卜’，既是详细的书面分析，又能兼作茶余饭后的消遣。”



这时我的耳道里塞满了米拉的笑声：“这可真是个爆炸新闻。我们既给自己找了乐子，又能顺便解决我们和那帮小子们的关系。”

“你觉得真会有人来吗？”我抱着满腹的疑问，无精打采地问道。

“只怕你应付不过来！我已经说过了，肯定会应者云集的！”

“那好吧，我们可以找卡蒂再商量一下。”

我暗自庆幸，这个话题到这里就打住了。根据我往日惨痛的经验，我这位最好的朋友有一个非常令人不愉快的坏习惯，就是从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为仍是单身的我做媒牵线。而且很明显，她的目标还不只是我们班上的那些男生。米拉的这番关于恋爱关系的言论在我看来并不是没有私心的……我的第六感觉告诉我，接下来，她或许会实施一套早已经部署好的计划。也就是说，她也许相信，我会……

决不——有生之年都不会！我绝对不会对班上的那些长满青春痘的脸孔产生一丁半点的好感！原则上我根本不反对去找个男朋友，不过无论如何他得是我喜欢的类型。这样的他在我的生命中还从未出现过。

“你太挑剔，太落伍了。你就是等到自己发霉也



碰不上你要的那种白马王子。”果然不出所料,说着说着米拉就扯到我的单身状态上来了,“要紧紧地抓住生活!现代社会什么都要更早、更快、更多!什么罗曼蒂克!俗不可耐!”

为了把米拉的注意力从我的身上移开,我连忙把话题重新扯到那帮废物身上:“听着,这些人需要一个女朋友,这件事已经迫在眉睫了。可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把自己扔进火坑。最好是找那些高年级的姑娘,她们经验丰富,对付这些毛头小子又有一手。”

米拉顿时笑得喘不过气来:“你其实就挺适合的!你真的以为她们有谁会对这些青涩的小苹果有什么胃口吗?这些家伙个个嘴角上都还淌着奶水哪!”

老天,这姑娘怎么又说出这么赤裸裸的话来了!同时她所描述的这个画面的确使我感到震撼,这种感觉到底是好笑还是恐惧,我也说不清。

不过她说的可是实话。没有一个神志清醒的女孩会跟我们班里的那些家伙在一起的。不过也许可以这样……我心生一计。正当我准备把这个想法告诉米拉时,楼道里传来了冬冬冬的响声。

“你都要把我弄疯了!”妈妈一边说,一边用脚把

大门向后用力踢上，同时把两个满得快要爆开的购物袋往门厅的长凳上一摔。

要知道，正在那张长凳上坐着的我，并没有真正妨碍到她，就算其中一袋东西的一半几乎全部落在了我的怀里。让妈妈气得发疯的事，不过是我在打电话。

“从四十五分钟前起我就一直拨电话找你爸爸去城里接我。就是因为有位仁慈的小姐又在没完没了地煲她的电话粥，最后我不得不打了个贵得要命的出租车回来。不过你放心，我的孩子，那份钱我一定会从你的零用钱里扣回的！”她把大衣扔到了衣钩上。

“请等一会儿，”我对米拉说，“我老妈刚才把她买的東西倒在了我的膝盖上。”我用肩膀和耳朵夹住听筒，开始腾出两只手来把怀里的西红柿、青菜、面条和干酪粉收拾起来，塞回那只购物袋里。

我刚刚收拾好，妈妈就怒气冲冲地从厨房里出来了：“别指望我还能再容忍你！”她一边说着，一边使劲扯开我刚刚收拾好的袋子。

这只可怜的袋子实在承受不了第二次粗暴的对待，终于在接缝处裂开，东西滚了一地。

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使我和米拉的通话再也继





续不下去了。妈妈歇斯底里的呼叫声击打着我的耳膜。我赶紧用手把听筒捂住，好让米拉听不到妈妈那震天响的叫嚷声。

“不行了，米拉，老妈要发威了，我回头再给你打过去，就这样！”

我还没来得及把这句话说完，妈妈一把从我手中抢过听筒，然后用尽全身力气把它摔到了话机上：“把这该死的电话挂上！你看不见我现在需要帮忙吗？”

我当然看得见。可是我真能帮上什么忙吗？听起来就像职业运动员比赛失败后恼羞成怒的口吻。

妈妈似乎猜透了我在想什么。她压低嗓门说：“别那么看着我，好像我得去看个精神病科大夫似的！”

“可是妈妈，我没有那样看着你。”

“你有！”她尖声叫了起来，然后扑通一声跌在了长凳上，叹道，“有时候我在想，是不是只有精神病大夫才能帮我解决这个家里的问题！”

我举双手赞成。这恰恰也是我常常在想的问题。想想看，有谁像我这样，生长在这么杂乱无章的家庭里？有这样不理解孩子的父母，对我那脆弱的神经实在是件无法承受的事情。我实在不明白，既然他们对



于养育孩子缺乏必要的能力,为什么一定要生孩子呢?可这事儿不但发生了,还是三次一模一样的灾难。直接后果就是我的哥哥马丁,十八岁,胆大包天,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我的妹妹摩特,胆小如鼠,无所擅长,一无所知;当然还有我,一个典型的“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普通孩子,无论哪方面都是。马丁像极了爸爸,摩特像极了妈妈,只有我……我只不过是他们俩的基因爆炸性混合的结果。就像他们的婚姻一样:把本无关联的东西成功地组合在了一起!妈妈的褐色眼珠,爸爸的红头发,妈妈小巧的鼻子,爸爸的大脚丫,还有妈妈的刀子嘴和爸爸的豆腐心——真是杯调配绝佳的鸡尾酒啊!

我竖起了白旗,重新收拾滚得满地都是的东西。我又一次把西红柿、面条、干酪粉整齐地堆成了一座小山。

“现在该把这些东西弄到哪儿去?”我问。

“厨房里,哪儿有地儿就扔哪儿吧。”妈妈一副无可奈何的口吻。

“你想喝点儿什么吗?我给你拿点儿。”我赶紧给妈妈端来了一杯水,她一仰脖,一口就喝光了。

她一副筋疲力尽的样子,气哼哼地说道:“你成天就知道抱着电话机跟你那些嚼舌头的朋友没完没



了地聊天,这种日子我受够了!从现在开始不准你再使用家里的电话机!”

什么?我一定是听错了。难道我现在正身处黑暗的中世纪吗?就算是宗教法庭也绝不会有比这更苛刻的判决。禁止使用电话意味着我将被切断与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信息来源和沟通渠道的联系。生活的脉搏跳动将离我远去。如果我被我的朋友圈排除在晚上电话聊天的名单之外,我将对身边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不是有句话这么说吗:谁不打电话,谁就错过生活。多么可怕!这肯定也会成为我日后的如同置身牢狱一般的悲惨生活的写照。

我的反应不言而喻。“你一定是在开玩笑!你不能这么做!”我忐忑不安地喊着。

“我不但可以这么做,我还一定会这么做!反正你以后不许再碰一下电话听筒!”

“我要去告诉爸爸!这是违反人权的!对!至少是违反宪法的!”

可是我自己先泄气了。确实,言论自由的权利、交流以及获取信息的权利不是在任何时候都不受限制的。

妈妈摆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如果你有什么要说的话,那你就写信,或者发传真。反正你不能再用



我们的电话发布消息。”

为了证明她说得出做得到，妈妈立即把电话的插头从墙上拔下来，用电话线把话机绕了几圈，然后转身消失在她的卧室里。

“你这是什么意思！”我在她身后大叫着，“我现在连一个电话也接不着了！还有家里谁也接不着电话了！你的确应该去找个精神病大夫瞧瞧！”

我再也控制不住我自己了。妈妈的所作所为真是不折不扣的恐怖主义行为，而起因仅仅是因为我用电话打发了一点空闲时间！

不过我敢肯定，这种方式她坚持不了多久。她不可能不让家里所有人打电话！他们一定不会买她的账的，哥哥、妹妹，还有爸爸都不会站在她那边的。想到这儿，我多少有点无所谓地看着妈妈从卧室里走了出来。

“别把自己搞得那么紧张，”我恳求道，“让我们先跟全家商量一下吧。”

妈妈瞪圆了眼睛，用最吃惊的眼神看着我说：“你真觉得这有用？”她问。

“是的，为什么不可以呢？”我轻描淡写地反驳了一句。

事情的结果是我傻眼了。当我在晚饭桌上谈起



这件事时，我承认，家里的其他成员并没有像我想像的那样和我结成统一阵线。

“早就该这么做了！”马丁幸灾乐祸地说，“几个星期以来你一直霸占着电话，让我们谁也找不着谁。”

“没错。”摩特居然也唱起了双簧，“汉娜的电话打个不停。她从来不跟我玩儿！”

连爸爸——我现在惟一的指望，也说：“你知道我需要这部电话来联系业务。你占着电话线的时候别人就找不到我，很可能我就会丢掉送上门的合同。”

“但是你们也无权把我同这个世界分隔开！”

我一把撕掉了温情的面具，重新提高了说话的分贝。

“嚷嚷什么！”妈妈条件反射似的说了一句。

“我没嚷嚷！我只是有点激动！”我叫道。

“那就给自己降降温。”马丁还是不阴不阳地在旁边添油加醋。

“汉娜不应该大声嚷嚷，”摩特抱怨说，“谁嚷嚷我都不喜欢！”

“别再吓着小孩子！”妈妈又开始埋怨。

这个假正经的小白痴！我恶狠狠地扫了妹妹一



眼。

“但是我需要一部电话!”我带着哭腔说,“我要让别人找得到我!”

“我们也一样!”妈妈对我从灵魂深处发出的呼号不屑一顾。

这时爸爸的软心肠看起来有点儿被触动了。“好吧,”他摸着他那红色的小胡子,不紧不慢地说,“我能理解汉娜。青春期里的孩子肯定都有特别多的话要跟朋友说。”

“我可不认为这算什么理由!”马丁忍不住了,“谁又关心过我的青春期?”

“男孩子那时的表达方式是不一样的。”爸爸赶紧把他的嘴堵上。

什么?这话可真让我吃惊。我还清楚地记得两年前这家伙整天黏在电话机旁的情形。

爸爸接着又往下说了些话……等等,我听对了吗?他说什么?

“我们也许该商量商量,是不是可以给汉娜买个手机当生日礼物。”

给汉娜买个手机?那不就是给我一个手机吗!是的,当然了!怎么会不是呢!给我一个手机,不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吗!那我的朋友就可以随时随地、自由

